

“余秋雨文化波段”对我国青少年的 文本教育成长影响研究

胡剑平¹, 李 玲²

(1. 豫章师范学院, 江西 南昌 330103; 2.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江西 共青城 332020)

摘要:“余秋雨文化波段”涵盖系统的文本、言说及其他人文行为,有复杂的社会转型、文化消费、媒体兴替、文化软实力等理论与实践意蕴,它潜移默化了青少年的文本培育、课程教育力、素养资本、人文生命力、中国话语权、语意世界等要素,从文本软实力创新到阅读视听消费再到教育软资源转化,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强国”动态链条在传动。二十多年“余段”的文化软资源及其“可追溯体系”的教育资源转化与利用,表现在课程教育力建设、心理资本构建、文本生态承载力、文本软实力、教育资源等方面。同时其文本的世态纵像、集群效应、软权力、话语体系、寻租模式、蝴蝶效应、情感体验等因素在青少年“教育力”视域也得以聚焦性的实现。提高中国话语文本的“教育力”,引导青少年心智差异发展的文本“自育”,从单向制度文本阅读研究转变为课外多元文本教育影响接受研究,揭示文本“教育力”价值链高端育人机制,是青少年文本教育成长影响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文化波段; 青少年成长; 文本教育力; 语意世界; 人文追溯系统

中图分类号:G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8)03-0114-08

The Influences of “YU Qiuyu’s Cultural Band” on the Growth of Chinese Teenagers by Text Education

HU Jianping¹, LI Ling²

(1.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103;

2. Gongq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ngqingcheng, Jiangxi 332020, China)

Abstract “YU Qiuyu’s Cultural Band” covers the systematic texts, speech and other human behaviors,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consumption, media replacement, cultural soft power, etc. It unconsciously influences Chinese teenagers’ text cultivation, curriculum education, literacy capital, human vitality, Chinese discourse right, semantics, etc. From the text soft power innovation to the reading and audiovisual consumption, then to the education soft resources transformation, it is a complete “the text powerful country” dynamic chain in the transmission. Cultural soft resources of “YU Qiuyu’s Cultural Band” of more than 20 yea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Traceability System” are manifes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nstruction, text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text soft power,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some factors such as the contemplation of text, cluster effect, soft power, discourse system, rent-seeking mode, butterfly effect and emotion experience, etc., can be realized in the visual field of Chinese teenagers’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17-08-20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科规划重点项目“‘余秋雨文化波段’教育价值研究”(编号: 11ZD-88)

作者简介: 胡剑平(1963-),男,江西新余人,豫章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文化学。

李 玲(1957-),女,江西宜春人,共青科技职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学。

Force”.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Power”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text guiding Chinese teenagers’ s text “Self –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differences ,changing the research of one – way system text reading into the research of extracurricular multi – dimensional text education influence reception and revealing the text “Educational Power” value chain high – end educating mechanism are the important way to influence the growth of Chinese teenagers by text education.

Key words: culture band; growth of Chinese teenagers; text educational power; semantic world; humanistic traceability system

一、引言

“余秋雨文化波段”(以下简称“余段”)是我国新时期第二至第三个十年(1988年始)的文化现象,涵盖了系统的文本、言说及其他人文行为,有复杂的社会转型、消费经济、媒体兴替、文化软实力、教育供给侧等理论与实践意蕴,前后风行二十多年,其文本所开拓与建构的显、隐形“教育力”体系,衍生出青少年成长的文本教育影响价值。

余秋雨是文本创作与效果实证的文本软实力构建的践行者,“余段”是我国文化创新与社会转型上的文化软实力的变革现象,反映青少年在中华文化语境下的文化断裂和身份认同缺失的弥补关系,尤其是新时期我国青少年追求文本视野的人文性、现代性、传统性意识浓厚,摆脱制度(课程)文本约束,其教育影响价值涵盖了“教育的社会性价值、个人性价值、教育性价值”。^[1]同时“作为制度文本的教学内容规约着教师的教学。当我们将教学内容置身于教学活动本身进行考察时,教学内容所呈现的就不再是一个制度的文本,而是一个可以本质直观的现象世界”。^[2]“余段”相关青少年“人文学”领域的文本语意世界,制约着青少年的文化价值观、情感诉求、语意重构、教育转型和文本生态承载力,改变了青少年文化生态中的文本传动方式、个体教育的人文演替与课程文化的接受形态。

二、“余段”文本:从书写的心智诉求到青少年中国话语的语意世界构建

本文提出“余秋雨文化波段”概念而去“余秋雨现象”,是基于文本产生的(1988年始)文化时空架构与文本“教育力”影响构建的思考,涵盖青少年教育成长过程中的中国话语、人文积淀、民族气派、心智发展、语意世界五大要素需要,也是尊重青少年“制度文本”以外阅读心智的差异发展、个体自育教育的生命成长体现。

“文本”一词来自英文 text,是语言的实际运用形态,是书面语言的表现形式。“余段”“文本教育力”以描述文本构建的时空、人物、事件及其参照系的文化关照与理性思考,围绕青少年疑惑、好奇、惊叹的文本学习动力,呈现中华儒汉文明的历史背景、事件架构、审智叙情与人的心灵史,独创“中国表达”形式与内容的文本,当代再现我国文化软实力话语体系,最终通过创作文本及其受众阅读的双向互动来实现“语意世界”教育影响的动力系统。

本“余段”研究以系统的文本、言说及其他人文行为研究,从青少年成长影响接受领域入手,在儒汉文明传承与当代文化青少年传播有效融合中进行论述和评价。文本是教育载体,也是教育传承、传播、创新的轨迹与特征的时代表现,在个体教育上文本演进的阅读史起育人关键作用,“余段”“教育力”表现的青少年文本“因材施教”的活跃因素值得关注:

1. 心灵空置:人文精神的期盼与回归 我国新时期青少年阅读新文本处于荒漠期,视听、书写文本的创作内容单调,青少年阅读饥饿成为常态,但也隐藏着文化复兴到来的诸多因素。新时期影视、诗歌、小说、戏剧等围绕当时人们的政治诉求、精神复苏、生活渴望、人性反思成为文化热点。1988年《收获》杂志在“文化苦旅”栏目发表余秋雨《阳关雪》等散文,以“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的新形态,颠覆了“杨朔模式”等。1992年东方出版社以“文化大散文”命名出版散文集,出现“大文化散文”概念。自此“余段”文化生态承载力开始了文本阅读主体与青少年校园文化、人文精神、个体成长、表述欲望等生态演化,“余段”文本生态趋向可持续发展、自我维持、调节的承载平衡,逐步完善青少年承载的显、隐性生态共容与系统自校稳态机制。

2. 阅读驱动:青少年成长坐标上的教育视野 文本阅读过程是一个动力学的展开与驱动过程,青少年的心智成长史就是动态阅读史,把“余段”作为我国青少年文本阅读研究领域“教育力”构建的探讨对象,在其成长时间与空间坐标关系上寻找文本创新的突破,时间上演绎悲情逆境故事、历史焦点沉思,空间上寻找我国数千年人文个案的制高点,实现从青少年对文化波段接受成长影响的研究,从单向阅读研究转变为多元影响接受研究,开启青少年教育成长教育影响的文本研究路径。如果绕开“余段”对我国青少年的教育文本教育影响研究视角,奢谈余秋雨文化成果得失,势必忽视了我

国新时期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教育范式,也绕开了中继新文化模式的作为青少年接受主体的承接点。

3. 文化承载:软资源文本话语权认同与影响 “话语源于人类的生活和文化习惯,也就反映并建构了社会过程与建构。”^{[3] p3-4)}“余段”文本话语软资源所衍生的“支配力”承载青少年的认同与影响,陪伴我国青少年二十余年阅读成长,其中社会变幻的叛逆意识、逆境意识、和谐意识、融合意识、发展意识、未来意识等集群意识效应在“余段”文本中风起云涌,“余段”以文本创新建立并控制强悍的话语权,影响了青少年领悟传统文化权力与文化意志,渗透到青少年内心成长

过程的积淀中去。如文本《青云谱随想》承载最富生命激情的中国画曲折构建,独特美学风格的形成《流放者的土地》苦难激发了他们生命的能量,《道士塔》《莫高窟》承载着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和对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

4. 心理资本:文化苦旅的社会境脉与青少年成长的“中国话语”“余段”心理资本促使青少年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积极状态,其中《文化苦旅》的悲情逆反、《山居笔记》的悲壮叙事、《文明的碎片》蒙昧、野蛮、文明的话题、《问学余秋雨》的人文沧桑、《借我一生》的家族苦忆等,超越财力、人力、社会三大资本以外核心心理要素,以自信、希望、乐观、坚韧等促进青少年教育个人成长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本,增强青少年的主体意识,实现自育价值,最终都镶嵌在带有“中国话语”的社会境脉文本中。

5. 文本哺育:母体文化的灿烂与“文化去向”的发生“余段”依附在我国文化各样态中,以具备蕴育、繁殖、生态传承功能的中华母体文化为基础进行二十余年的文本写作。1970年,玛格丽特·米德将整个人类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4][19]}前喻文化,即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数千年中华长辈的母体文化始终是“余段”软资源的核心,更能引起青少年揪心撕肺情感共鸣与敬畏。同时“余段”在“费斯汀格法则”的教育母文化哺育蕴藏丰富动能,它认为:生活中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青少年读了余秋雨散文《都江堰》《莫高窟》《十万进士》《风雨天一阁》《抱愧山西》《狼山脚下》《五城记》,听了《问学余秋雨》,看了凤凰卫视《秋雨时分》,对敦煌莫高窟、宁波天一阁、承德避暑山庄等耳濡目染其间文化涤荡,心理瞄准的中华元素令青少年肃然起敬,青少年更多的人生“文化去向”由此契机而发生。

6. 人文“野”性:不驯的生性与酷爱自然、游历的情愫“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他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地为他呼喊几声”,“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文明的碎片》“余段”是视“野”教育的范本。在多元社会视域青少年个体有意识教育缺乏“野”性成分:包括不驯的生性与酷爱自然、游历的情愫,尤其儒汉传承呈现的广袤视“野”,广泛涉猎人类文明,抵御现今世俗的物欲,助力青少年人格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7. 诗性智慧:诠释、解读、认知人文境况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最早提出“诗性智慧”,这是人文教育的高端形态。“余段”文本善于以波澜不惊的方式截取特定时空情境、扑捉诗意蒙太奇画面、榨取事件煽情的意韵,追求文本内容的相关认知、思维、生命、生存、境遇、教育等理念创新,引领架构敏感性特强的“诗意”文本框架体系。

就整个宏观“余段”来说,从文本创新到阅读视听消费再到教育软资源转化,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强国”的动态链条在传动。其“波段”的儒汉文化及文本“可追溯体系”涵盖了教育“软资源”转化与利用、课程教育力建设、人格与心理资本构建、文化生态承载力研究,承接数千年儒汉文明的地气与中国话语的激情,成为青少年的转读成识、转识成智的文本教育典型。

三、“余秋雨文化波段”对青少年文本教育影响

“余段”时期,我国青少年先后经历了小说、诗歌、戏剧文学作品与大陆影视、日美与港台影视、韩国影视等文化过程。“余段”承接以上人文现象,“站在人文精神的高度,我们不仅能够清醒地看到实然的教育和应然的教育之间的偏差和距离,而且更能够清晰地看到未来教育及其改革的出路和希望”。^[5]因此随“余秋雨在文化废墟中体验、行吟,坚持将传播文明作为个人的生命体验,把文明碎片通过个人心灵感悟粘贴成文明的全景,激活为日常生活形态”。^[6]其文本构成青少年人文生存挑战和发展博弈的教育影响的“意义场”。

(一) 文本的“可追溯系统”与情感体验的“文化震惊”

1. 文本资源“可追溯”的动力体系“可追溯系统”产生起因于1996年英国疯牛病引发的恐慌,通过食品的可追溯管理为消费者提供所消费食品信息。“余段”“可追溯性”指的是对文本资源供应体系中构成与流向的中华文化追忆系统,表现在作品文脉、情脉、事脉、地脉、俗脉的“可追溯”内在因素,成为文本育人机制有智升级的动力。文本《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都江堰》《寂寞天柱山》《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柳侯祠》《洞庭一角》《信使》《酒公墓》等针对余秋雨写作发生的古文本、载体、遗存、史料等实行写文本“可追溯系统”情感共鸣、情绪体验,文本教育力对青少年教育价值与效果的追踪、评价、反馈可以逐步介入,“散文的文化本体性的核心,即在于重铸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或者说是旨在创造性地转化民族文化性格”。^[7]“余段”“可追溯系统”围绕跟踪研究文本中国话语、写作转向,文本品牌、价值链攀升,形成新的语意世界,创造性地成为文本教育力创意的文化力量。

2. 情感体验驱动文本育人机制有智升级美国约瑟夫·派恩《体验经济》在商界引起了震动性的大转变:让人不会在参与的竞争中失去自我,需要展示个人情感体验经历,进行构思和设计新的运作方式,鼓励人们采用自己与生俱来的情感体验方式。文本情境体验是智慧学习的基础,“余段”读者个体不同的教育背景、内容、年龄、效果变化,都处于情感时空变幻的文化漂移与文本生态化转移进行,运用文本增殖的手段,锁定莫高窟、都江堰、承德避暑山庄、黄州赤壁、平遥古城、乔家大院、岳麓书院、青云谱等中国话语的文化时空与事件,从教育的时间文化合力到空间的多维构建,螺蛳壳里做“文本道场”。《莫高窟》“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的“两难”感性体验结构与宏大的理性思辨,利用写作的场景变幻的人物与事件的文化漂移,阅读文本生态化转移当代读者接收,代表了一种母体

文化反哺发展,体现了文本基因上的优势,在呈现苦难、命运、抗争、机遇的大叙事中,凝结与捕捉诗意,从而完成新的语意世界的情感体验,驱动文本育人机制有智升级。

3. “文化震惊”与“两难”陷构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余段”文本从遗址、传说、事件、载体方面,把写作文本驱动育人机制提升上来,探讨在媒体传播、受众接收、发生机制、多维视野、价值分析的“文化震惊”因素。“文化震惊”由人类学家奥伯格于1960年提出,它指的是生活中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初次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余段”文本以“具象(事件)——哲学—理性”为认知方式的依据,即“小说的叙事形态;哲学性的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感慨;诗歌性的语言”,^[8]借助我国文化软资源里悲壮的政坛演替、天灾人祸、人事逆境、人生颓势,构筑“文本震惊”。如《废墟》写道“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苏东坡突围》“文化群小”妒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写古代文人坎坷命运的潜意识中,试图寻回经过“动荡岁月”的知识分子失去的精神家园,饱含了忧患意识。

善用“文化震惊”的余秋雨在中国传统话语上采用吸睛的“小霹雳”之后再产生“两难”的处境与心境。《道士塔》里“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柳侯祠》是朝廷“发配南方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废墟》“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等。“两难”之中再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情状,这种情状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余段”文本摆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消极因素,弘扬正能量,用“逆商”思维消解不幸与灾祸,在人类尊严和世事不公平的情怀里来评价人生境遇,“两难”处境与心境展现出文本的逻辑构筑关系,体现当代语意视野文本的青少年的教育伦理。

(二) 重构自主想象的写作智慧与追溯命运多舛的母体文化

1. 聚焦写作智慧:情感宣泄演绎母体文化 余秋雨说“我把想明白的问题交给学堂,我把有可能想明白的问题交给学术,我把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散文。”这是“余段”文本话语权的强力圈定,其文本笔墨注入不同范畴与个体的传统文化意蕴,特别是对历史名人的人格发展状态的关注,以此建立起母体文化追溯的文本“教育力”动力源。

“余段”文本深掘母体传统文化中具有蕴育、繁殖功能的那部分文化,它是其文本传统文化繁衍的土壤和基础。正如余秋雨写道“眼下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我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的感悟。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我锻造了它,它也锻造了我。”《历史的母本》是叙说司马迁《史记》母本文学的文章,《千年庭院》《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则充满对文本的原态史情诗意的敬畏、诗情蕴育、人文追寻、精神期盼、生命顿悟、忧患意识等,把文本写作文化的生命尊严与批判性关注的母体写作资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 凸显情境峰值时域:抢占话语权来重构青少年“制高点”意识 余秋雨善于在母体远态文化范围内,寻找情境相关峰值时域,运用登临中国文化的人物、事件、遗址“制高点”效应,用“一览众山”式霸气的姿态、文气、创意、布局,苦苦追求的并不是学术的高端,而是凝结中国话语的悲情或狂喜的诗意批判与纵情反思,从而完成文本抢占话语权来重构青少年视野“制高点”意识。《都江堰》在都江堰与长城的古工程制高点上,认为长城是雄伟的,更多的是排场与残暴。都江堰是质朴的,造福千年滋润和灌溉了中华民族。“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而都江堰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问卜殷墟》“问”与“卜”连在一起,前者是写作姿态,后者是身份追寻的母体文化追溯,用现代阐释殷墟甲骨文来龙去脉,挑动着青少年心里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道士塔》)《都江堰》“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该“制高点”意识直到今天还是冒险而备受批评家争议的,但也充分说明“一个民族的散文史,事实上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演变史或结晶史”。^{[9][12]}

3. 阅读历练:青少年的“心灵体操” 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青少年教育文本建设成就巨大,但不可避免烙上时代缺陷:文本内容的单一化、创作方法的守旧、艺术创新的匮乏、作者的时代局限等,但读者革命精神高涨,主体意识处于传统文化休眠、心灵空置状态。心灵空置是对当时阅读文本政治化、概念化、单一化的消极应对。《苏东坡突围》《十万进士》《青云谱》《风雨天一阁》《问卜殷墟》等中国话语的民族悲情史、“逆成长”的心酸史、发愤图强的个人史等更是一部政治、社会风云变幻史,契合了新时期青少年文本教育发展的生物过渡、认知过渡、社会过渡要素,“余段”文本平台成了青少年的“心灵体操”展演的多维空间。改革开放后文本的时代突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苏,儒汉文化凸显方兴未艾,西方文化思潮的借鉴,“余段”文本创作在数量与质量上突飞猛进。“余段”文本中国话语想象的写作姿态重构探究,这一时期的文本教育心灵路径清晰可见青少年经历了文化休眠、心灵空置到精神猎奇过程。

(三) 中国话语的人文“自育”与“崇拜”意识的文化生态

“余段”人文群落文本生境描述了一个“物种”,即中华文化“软资源”在青少年群落生境中的文本教育影响作用,带有构成群落生境的数千年人文因素所留下的烙印,它是中华文明“物种”为求生存繁衍而所需的广义“资源”。其中,“自育”资源不容忽视,自育包括自我教育、自我协调、自我完善,青少年阶段由人的该时期自我意识的状况和健康成长的需要决定的,其自育能力有利于自我意识、评价、调控,并逐渐进行成熟有效的文本“潜能”开发,形成“余段”文本资源“自育”特性。

1. 文本“自育”的潜态睿智与人物事件的显态意涵 《余秋雨语录》是涵盖自育价值取向的文本精华摘录,从目录编辑内容看,择取了自育诸多潜态因素,如人生味况、人性的温度、尊严的获得、灾难的脚印、心中的恶狼、历史与废墟、精神的家园、文人的良心、哲思与感悟等,^[10]这些事件、人物、矛盾、智慧、逆境等因素一糅合起来,极具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人文生态演替需要,具备我国青少年柔性成长影响因素。

2. 文本“自育”的蒙太奇悲催幻象与反思奇崛的诗意突围 “余段”文本运用具有青少年亲和力的蒙太奇画面、思维、创意写作艺术。《流放者的土地》“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嵇康演奏《广陵散》、《问卜殷墟》甲骨文的前世今生等在一系列动态的、抒情的场景视域下框取事件、人物、历史时刻画面的奇崛诗意,在展演政治变幻、个人命运、时空更迭下自我审视、协调、需要、判断,青少年通过文本“在场性”耳濡目染,完成个体潜移默化的自育过程。

3. 文本“自育”的青少年成长心理窥探与“生命力”教育

——“成长”是青少年文本永恒的母题。北大乐黛云教授提出“学生的心灵史就是学生的阅读史”,^[11]“从容不迫地谈‘古’论‘今’,以谈文化取得了话语权,解决了长期困扰散文作家的散文抒情‘失语’问题”。通过“‘以文化批判为中心’实现了‘以文化自我为中心’”,^[12]以此推进“余段”青少年“自育”体系高端移情链、价值链、品牌链等文本教育价值新格局发展。

——文化崇拜的生态变迁。青少年文化崇拜源于心理发展需求,“余段”的个人话语权与历史事件深度影响青少年崇拜行为,都江堰、敦煌学、苏轼突围、天一阁、八大山人、信客等生成崇拜的想象意象,数千年丰富的文化资源的能量流动,途注青少年文化崇拜的生态变迁。

——“生命力”突出性别意识的阳刚血气。生命力就是维持生命活动的能力、生存发展的能力,在人、社会、自然中活跃着生命力因素。“余段”二十年来我国性别教育每况愈下,网络、影视视域性别意识弱化,“瓷男”(非雌男、易碎男)、“花男”(日韩剧影响)、“娘男”(女性化)、“奴男”(缺血性)、“半身男”(下半身思考)、“软男”(吃软饭)、“啃男”(啃老)……盛行。“余段”文本基本是人的励志世界,其文本所择取的孔子、司马迁、陶渊明、苏东坡、范仲淹、八大山人等每个人物,其膝下有黄金,衬托性别意识的阳刚血气、高傲灵魂的灿烂“生命力”。

(四)“软资源”文本生态承载与母体远态文化的“能量流动”

1921年,生态学中首次应用了生态承载力的概念。“余段”文本生态承载力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文本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以及“余段”写作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供容能力,为写作生态承载力的支持部分(软资源);二是指“余段”文本生态系统内社会子系统(受众承受力)的发展能力,具体包括:

1. 文本资源承载力 “余段”文化“软资源”生态化形态重构,文本文化承载力是关键因素,它依靠我国数千年文化“软资源”产生、发展的基本条件,把握不同时代文本、写作行为、旅踪、遗存、古迹等,依靠所产生的能量流、情感流、信息流中的社会与历史人文生态进行有序融合。

文本反映文化生态圈中个体人文需求,从阅读链层面关联中国话语的“软资源”,所以“余段”阅读生态“种群”,涵盖第一是文本,包括系列散文、学术专著;第二是言说,包括北大开课、凤凰卫视《秋雨时分》、央视青歌赛、内地与港台演讲;第三是人文行为,包括游览、考察、活动。“余段”围绕文化“软资源”、“文化基因”等转化与融入“生态写场”、“情感体验场”、“陌生化效应场”等来弥补我国现代以来,文本因为文化样式生态演替与社会需求、发展,文化传承链的断裂,特别是文化“软资源”价值现代转型滞后,从而实现“余段”文本“软资源”生态承载的转化,进行传统文化的当代文本的追思与转型。

2. 文本环境承载力 环境承载力是我国新时期相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为“余段”凭借的文本驾驭与施展的能力。“余段”文本往往寻找历史人文环境与现实人文环境,作品围绕历史积淀,在某种层面融合的精神生态均衡与相互诠释的时空,如《十万进士》的科举、《苏东坡突围》的“乌台诗案”的历史环境的文本呈现《阳关雪》中“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塌了,坍塌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西湖梦》《一个王朝的背影》《庐山》《流放者的土地》《风雨天一阁》等即是处处凸显文化软资源历史融合的处境引发的文本“教育力”。

3. 文本生态弹性力 “余段”人文生态系统运用自身的生态弹性力,在内容、行为、心理上自我维持写作、言行能力,自我调节历史事件、传说拟写能力及抵御系统外的各种压力与冲击(如“三俗文化”)的能力。

我国文化资源是“余段”文本写作立足的基础。根据文化资源具有非消耗性、再生性、稳定性、消费性特性,“余段”抢滩文本“软资源”现代化追寻与转型,大量弹性使用包括:(1)历史点事件到传统文化集群化的现代转型;(2)人物遭遇国家命运演绎的戏剧化;(3)审丑“颓境”到审美“胜境”的诗境化;(4)文化资源的价值扩展语绘拟像化。特别是“余段”写作的“二难”哲学,就是在我国人文时空转换梯度中生态弹性力的引证,它总以适度的时空转换、结构布局、蒙太奇语绘画面、动态情境拟像等因素,运用虚拟青少年阅读“在场性”来考验文本内容的弹性限度。

“余段”运用“能量流动”即能量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原理,在我国母体远态文化的人物群像、灾难事件、遗存遗址这些活跃因素上进行文学艺术加工,琢磨成为青少年教育“自育”的文化黄金似的文本“软资源”。“余段”其文本的文化“软资源”数千年时空转换及艺术描叙,释放内在的流动人文能量,力掘我国数千年文化事件、人物、故事、情节、矛盾、场景等“软资源”,叙写历史真实拟像,动态表现其母体远态文化的意志暗示和阅读者的大众诉求,潜在地推动、并艺术地

还原现场拟境,成为青少年文本教育动力场。正如《文化苦旅·自序》所言“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化遗忘、脆弱及退化得以防止。“《文化苦旅》向我们提及一些重大事情”,“不避嫌疑地让散文这种日见轻俏的文体承载起一些比较重大的心灵情节”。^[13]《阳关雪》王维“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母体远态文化艺术演替身临其境、呵魂断肠的文意流淌,“一部20世纪的中国现代散文史,是一个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型的发展历程。世纪末的这一次散文创作的繁荣或高潮,与世纪初从五四至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散文的繁荣或高潮,形成前后呼应和映照”。^{[9][16]}

“余段”文本“教育力”有太多的文化载体、族群记忆、民族想象、文化漂移、民俗衍化等因素,是个体中国话语精神家园的悄然构建,见证我国文化“软资源”的合理稼接与集群展演,特别是人文新生地带文本叙写还原儒汉文化现场的历史轨迹屡建奇效,“余段”二十多年文化成果成了文本生态承载力的显著表现。

(五) 仪式感的“逆”教育与文本的“意义生成”

1. 逆商教育:人文群像的命运多舛 逆商即逆境商数,指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1997年,加拿大保罗·斯托茨《挫折商:将障碍变成机会》首次提出此概念。“余段”文本选择文化敏感地带写人物群像及其心路历程,在文化凸凹高峰与底点跌宕起伏间,寻找不同时代经历逆境中的文化精神的领衔人物,挖掘乱世、消解谜团、注入新意。“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柳侯祠》)这是“文化苦旅”极典型的一笔,通过思考、探索、对比聚焦“苦”的人生内涵,《风雨天一阁》浓缩了中国藏书史,用“风雨”敷设了全文的逆教育悲壮世事。“余段”在控制(Control)、归属(Ownership)、延伸(Reach)和忍耐(Endurance), (简称为CORE)等四个“逆商”关键因素构建中,“余段”文本聚焦孔子、李冰父子、司马迁、苏东坡、柳宗元、嵇康等所伴随的逆境与屈辱,表现他们对逆境有多大的控制能力(控制);逆境发生的原因和愿意承担责任、改善后果的情况(归属);问题影响工作生活其它方面的评估(延伸);认识到问题的持久性以及它对个人的影响会持续多久(忍耐)。它们摄取“逆商”矛盾着的心理、美丑,围绕儒汉文化与人生历练、灵魂的碰撞,浓缩中华苦难、体验审美想象,在青少年的受众历练、心灵空置、文化睡眠、精神猎奇、诗意盛宴五个维度来分解“逆商”,构建“余段”语意世界人文群像的命运多舛。

2. “逆文化”自育:文化震惊里的冲击 “逆文化冲击”就是“文化冲击”的对立面,主要指远离某一种文化的人们在涉及该文化后需要经历文化再次适应的过程。“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高峰性的构建。”《十万进士》中国人才逆境成长的心酸史,发愤图强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政治、社会风云变幻史。“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作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废墟》)苦旅式的逆路秘径描绘文本拓展了余秋雨散文的时空表现力。

青少年处于叛逆心理发展时期,其“空杯心态”指一个装满水的杯子难以接纳新东西,要将心里的“杯子”倒空,将自己所重视的文化与辉煌的传统文明从心态上清零或暂时搁置。屈原、陶渊明、李白、范仲淹、王国维、柳宗元、苏东坡等“高贵而苦闷的灵魂”面对逆境或“群体小人”,如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盘中的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爱的小天地”(《柳侯祠》)。文本寓意青少年独立人格教育方兴未艾,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神秘、“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我欲乘风归去”的绚丽等潜移默化,重塑健全文化人格文本教育,推动文本教育力生态化转移到“逆文化”自育功能上,其文本教育价值链逐步实现攀升。

(六) 课程教育的文本“锁定效应”与精神家园的人文“放牧”

制度(课程)文本发展依附在国家的文化遗产与软实力上,文本作为教育课程自身参照与承载,同时又反作用社会文化发展。“文化自然是课程的母体,课程的体内自然拥有文化的血脉和基因。”课程与文化的这种天然联系使课程产生了课程的“文化锁定效应”,^[14]“余段”文本成为学生教育课内外文本资源,也是青少年个体精神家园情结进行人文“放牧”的有效场域。

1. 文本教育“优势富集效应” “优势富集效应”是一种起点发展理论,是指起点上的微小优势经过关键过程的级数放大,产生更大级别的优势和积累。根据它的先者生存、集群现象、微量演变因素三个主要内容,“余段”起点源于《莫高窟》散文写作,青少年在“余段”文本的人文博弈、事件锁定、历史叙说、跨时空写读双方对接的路径上产生了更大级别的文化接收优势和积累,从写作现象到人格诗化探究,从而影响青少年的文本教育,影响其成长发展,形成“余段”文本风起云涌且风靡二十年。

2. 文本“文化折扣” 现代传播学的“文化折扣”原理认为从某种文化向另一种异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会发生变异、磨损、蚀化现象。“余段”写文本中历史揣摩、生命哲学、逆境探究等“文化折扣”不可避免,却否定不了余秋雨的写作实践与受众效果,是青少年教育传递与文本实证的双重践行。“余段”文本的世态影像、集群效应、蝴蝶效应、软权力、话语权、寻租模式、情感体验等作为写文本软实力,在传播价值观念体系、资本收入、市场份额以及读者口碑和影响力品牌效应上整合成功,实现了“余段”文本软实力推动个体教育价值链育人机制形成。

3. 文本注入儒汉文化基因的“免疫力” 当代青少年教育要吸收历史上的文化“无菌培养”教训,教育文本文化多元化是个体能力发展与心理成长的成功之路。“文化自然是课程的母体,课程的体内自然拥有文化的血脉和基因。”课程与文化的这种天然联系使课程产生了“文化锁定效应”。^[14]“余段”“免疫力”锁定的抗体是华夏文明(儒汉文化),儒汉文

化视域议题设置强化文化话语权,追溯人文变迁的文本承载力,数千年中华文化基因具备常态的“免疫力”。

(七) “敬畏文本”的阅读旅行与人文时空的“教育能量”流动

现代教育越来越认识到个体旅游活动的阅历、视野、心态、目的地文化等凝聚着强大的教育力,教育不能忽视作为特殊的写作旅行的文本教育价值链,从情感体验“可追溯系统”层面推进旅游教育价值链育人机制攀升。“余段”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等教育力勿容置疑。在海量信息时代下的“余段”文本阅读选择成为“敬畏文本”的精神层面阅读旅行,《千年一叹》自序中说的“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粗糙”。余秋雨择取文化敏感带,文本跨界的历史逻辑图景与阅读危机的散文越界冲撞,探求人文新生代的文化轨迹,更多青少年的心性溯源的探险成为文化价值链攀升路径。

当代文本载体的媒体速变,青少年在书面、网页、图像、镜像等现代人文时空的“教育能量”流动与日俱增,“余段”善于以影视戏艺术,运用文本跨界书写,倾情空间、散文越界解构形象与价值,使得“教育能量”流动效果异彩纷呈。包括影视蒙太奇式的文本书写、戏剧矛盾场景设置、艺术时空片段化摄取、宏大叙事的碎片化叠加和保持写作尊严的不塌陷。余秋雨在自传中说“我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余段”情感体验文本重塑“国家形象”与社会人文形象传播,成为培育青少年育人教育价值链攀升的“增长极”。

(八) 身份“晃动”的家园意识追寻与“二难”建构的时空美学教育

“余段”家园意识的文化可追溯体系介入古文本、遗址(存),以家园意识的“情感体验”注重对原生态文本的搜集、梳理,把研究对象还原到现实“情感体验”话语语境里,去独家发现“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以美学构控、戏剧冲突、宏大叙事的特色化,进行合理评价和现代语境下的反思,更利于构筑培育提升育人机制的新格局。对于文化阐释“两难”结构,黑格尔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是因为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两种合理性的冲撞。这酷似中国成语“左右为难”,更是文本构想的“左右逢源”,有利于实现作家身份“晃动”的家园意识的追寻。

“人类总是不断地寻家又弃家,成为房屋的异乡人,一再从无奈的留驻中重新找路,重新出发。”^{[15][p3]}“余段”介于纸媒与网媒之间的争夺地带,双方优劣势均处于拉锯与迁移阶段。二十余年来,纸媒群体性阅读行为逐渐成为弱势,网媒写作与阅读逐渐成为强势。以青少年教育影响文本品牌的零散认识和个案,萃取文本与多元文化的生态关系,探寻文本隐含的文化繁衍基因,文本家园意识的浓墨重彩,更能体现纸媒书写的个人巅峰与传统阅读的群体末路,在文本实践的变化发展体验家园感情意识,实现更多的文本文化繁荣。

(九) 内隐“价值观”潜态价值喷射与儒汉元素显态场域展演

“余段”文本紧扣儒汉元素的传统文化的内在情节与意蕴,聚焦中国传统话语富含“礼、义、仁、智、信”的人物、事件、场景等,在其文本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潜态喷射着青少年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风雨天一阁》追叙了藏书家悲怆的藏书历史与风雨人生,《酒公墓》用酒坛抚慰自己寂寞的人,他懂逻辑,因此,告别逻辑,才合乎逻辑,《道士塔》围绕国宝流失的命运多舛,聚焦民族耻辱与衰亡,而历史中兴巨变昭示:敦煌学依然在中国,《信使》信任、好人好报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其文章涵盖青少年面临的人生难题与价值取向,无意识悄然重建丰富的人生意蕴、人文内涵、教化叙说、道德行为的文化生态,其中俭约自守、力戒奢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以德立人、讲信修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内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余段”文本、言说聚焦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人格构建和鼓励人们英勇无畏的“逆商”内容,以独特视野、高度、升华加以描述和弘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十) “弱链接”文本教育与文本资源“心理资本”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的“强弱链接理论”,将联结的强度进行直观地定义,即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互惠性服务的内容这四个方面的指标。这理论对我国青少年制度(课程)文本作“强弱链接”分析,教育课程所列经典人文作品《诗经》《论语》《史记》及四大古典名著篇章等,在十几年大中小学个体教学属于“强联结”过程。发生“弱联结”的就是课外阅读,它比“强连接”文本更能穿越不同的教育资源,也是中国话语教育文本公平的蔓延与体现,穿过更大的社会距离与心理空间,能触及与练就青少年更多的“心理资本”。

“余段”文本心理资本指青少年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是促进个人成长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表现在:

1. 心理资本连接 文本《问卜殷墟》是继屈原“天问”、苏轼“把酒问青天”、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之后,围绕“问”这个涵盖国家、生命、命运、情爱、顽强的甲骨文情结升华。《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借我一生》《行者无疆》《流放者的土地》等产生强烈的文化自我效能感(自信)、希望、乐观、坚韧等,体现“人的无限潜能的根源在于人的心理资本”,转化为实现青少年人生可持续发展的强动力,是心理资本的“教育库”。

2. 亲密感成长增值连接 激情化的亲密感是青少年个体心理发展避免孤独感的重要方面,依托“余段”文本、言说易产生似人性的文化亲密感。耳熟能详的《都江堰》旅游阅历、《青云谱随想》八大山人画、《千年庭院》的课堂、《抱愧山

西》的商贾与命运、《问卜殷墟》的甲骨文、《遥远的绝响》的“广陵散”曲目等体现文化亲缘特性的文本增值的心理资本。

3. “心理瞄准”连接 在“余段”二十余年的青少年文本价值承载的纸媒书写与文化巨变的网媒书写的生态演替过程中,“余段”作品、言说、人文行为内容在我国现行所列课程教育里篇幅极少,构建了教育的“弱联结”关系。如《寂寞天柱山》《西湖梦》《十万进士》《阳关雪》《沙原隐泉》《狼牙山下》《上海人》《五城记》《夜航船》《吴江船》等青少年阅读消费的苦难、磨砺、功名、成就、平淡、曲折等因素,成为青少年成长自我发展的“心理瞄准”靶子。好文本不一定大家都知道,但只要有一个同学知道,他们之间相互交谈过该文本,文本“弱联结”关系确立。“弱联结”实际面对庞大的文化“软资源”与文化“可追溯系统”的大融合,构成文本丰富而厚实的青少年成长心理资本“教育库”。

四、结语:思考与启示

作为个人智慧的“余段”二十余年文本境遇复杂,但其“教育力”丰富了我国青少年文本教育影响的软实力内涵。“余段”文本是对弈美、日、韩等国传播价值观念体系、资本收入、市场份额的软实力竞争对手,是有受众口碑和影响力文本品牌效应的整合体现。

1. 文本生态及其承载力发展的经验与现状 “余段”二十年来见证了中国话语的“文本自信”,抵御庸俗、低俗、媚俗“三俗”文化。当下青灯黄卷式的纸媒阅读逐步被数字化媒体阅读所取代,传统“经典化写作”向“市场化写作”“网络化写作”“碎片化写作”“娱乐化写作”愈演愈烈。“余段”文本深层次纸媒阅读逐渐被演讲、讲学、上课的视频拟像化消解,也被手机“快餐式阅读”击退。研究“余段”文本生态及其承载力的生态发展的经验与现状,有利于当代我国青少年文本软实力建设。

2. 文本发展也存在“供给侧”现象 根据“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差异原理,我国文本教育也存在“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差异问题。建国以来传统的教育文本选择注重“需求侧”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育红色接班人、革命事业建设者等。当代文本重视资源软实力,特别是文化建设“供给侧”相对应地包括人才培养规范、课程教育力、心理资本、文化软资源、隐形教育、生命意识教育等要素,是青少年文本教育中社会发展及人才培养的转型因素。

“余段”以儒汉文明在现代文本转型的新范式,弥补制度文本的教育解读的错位缺陷,丰富文本教育的历史性与未来性发展主题,辅佐青少年承接人文命运,其文本对青少年人文教育影响表现出全方位传统文化渗透及主体接受。他的中国话语文本突出当代教育新机制、新谋划、新理念。语绘图像、文化想象、育人视域的文本发展强化了青少年“文本教育力”的心路旅程、心灵旅游、文化磨砺,注入中华文明原生态“野”性基因,加强了青少年文本“免疫力”与文本自我教育。在青少年教育过程中以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立德树人价值导向的“文本强国”命题,有助于在“互联网+”、大数据与复兴中华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创新“文本教育力”体系。

参考文献:

- [1]檀传宝. 教育是人类价值生命——论价值与教育中的价值问题[J]. 教育研究, 2003 (3).
- [2]余闻婧. 从制度文本走向现象文本——教学内容的经验价值与语意重建[J]. 江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
- [3]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M]. 殷晓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4]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与承诺[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 [5]孟建伟. 教育与人文精神[J]. 教育研究, 2008 (9).
- [6]文明传播者的当代使命[N]. 潇湘晨报, 2012-06-04.
- [7]楼肇明. 当代散文潮流回顾[J]. 当代作家评论, 1999 (6).
- [8]朱国华. 别一种媚俗[J]. 当代作家评论, 1995 (2).
- [9]楼肇明. 繁华遮盖下的贫困[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10]余秋雨. 余秋雨语录[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 [11]乐黛云. 全球化时代人文素质来自哪里[N]. 中国青年报, 2006-04-17.
- [12]范培松. 重塑“自我”灵魂的狂欢——范培松散文论集[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13]王安忆. 访谈录[N]. 新民晚报, 1993-04-15.
- [14]龙安邦. 课程的文化依附: 意义、局限与超越对策[J]. 教育学术月刊, 2012 (3).
- [15]余秋雨. 文化苦旅[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1.

(责任编辑: 余小江)